

# 一九八五年中東局勢的變化與前瞻

石樂三

## 一、前言

在過去一年期間，中東情勢，風雲詭譎，實屬世界最具爆炸性地區。檢討其重大問題仍不出：兩伊戰爭、黎巴嫩危機、中東和平談判。

兩伊戰爭，已進入第六年階段，一直未露出和平曙光。由於雙方勢均力敵，戰況愈演愈烈，其戰爭範疇，已從原來的邊界戰，轉為城市戰、油輪戰，最後幾乎演變成了全面性戰爭，其規模之廣，犧牲之重，誠為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罕見。

最近盛傳，伊朗又在中南部戰線集結了大約五十萬大軍，準備對伊拉克發動另次冬季大攻勢。伊朗軍隊人數以三比一凌駕伊拉克；而伊拉克則以軍備優勢對抗伊朗的「人海」戰術。過去，伊朗也曾多次在中南部戰線動用數十萬大軍進攻伊拉克陣地，但結果均遭慘敗。如今，伊拉克又將面臨伊朗人海攻勢的嚴重考驗。

黎巴嫩危機在日益加深中。自今（一九八五）年春以色列軍隊由黎南撤退以來，黎巴嫩各宗派領導階層，仍執迷不悟，爭相保持私人武力，因而在貝魯特東西兩市區的基督教民兵與回教民兵，不斷隔著一條「綠線」的兩邊發生激戰，造成了無辜市民的莫大損害。在西區則有回教（包括什葉派及遜尼派〈Shi'i and Suni〉）民兵，以及其盟友德魯茲（Druz）民兵同室操戈，互相以大砲轟擊陣地。尤有甚者，什葉派「阿默爾」（Amal）民兵突於今年五月間攻擊西貝魯特郊區的兩個巴勒斯坦難民營——沙布拉及夏提拉（Sabra and Chatila），稍後戰事又擴至另一個較大的難民營——巴拉直尼（Bourj el-Barajneh），當時曾遭遇巴勒斯坦戰士的頑強抵抗，經過四週的激戰，前兩個難民營卒被攻陷，至少約有六百三十五名難民喪生，二千五百名負傷<sup>①</sup>。這次

註①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26, 1985.

一九八五年中東局勢的變化與前瞻

難民營事件引起了回教世界的反感，因而敘利亞副總統哈達姆受命出面調停，終於達成一項大馬士革協定，結束了這場血腥的戰鬥。

今年十月間，黎巴嫩第二大城之的黎波里（Tripoli）又發生最猛烈的砲戰，參加戰鬥行列者包括：敘利亞支持的親莫斯科黎巴嫩共產黨及親巴勒斯坦的回教基本理論者的戰士。這場戰事歷時十九天，其結果造成了五百十五名市民的死亡，一千一百餘名的負傷<sup>②</sup>，而這座大城原有的七十萬居民中的逃亡者約有五十萬之衆。此一黎波里事件，顯然有敘利亞的背景，莫斯科連帶遭受了極大的損害，而且在貝魯特發生四名蘇聯外交人員被劫持事件。這兩件事勢將影響敘利亞未來在黎巴嫩的控制力量。

在中東和平談判方面，自以色列一九八二年入侵黎巴嫩之後，中東第二階段的巴勒斯坦自治談判隨告中斷；迨至以色列裴瑞斯聯合內閣決定自黎南撤軍，阿拉伯溫和派國家——約旦、埃及、沙烏地阿拉伯——始決定恢復中東和平談判，並採取一系列的實際行動，以期促成中東全面和平。諸如：沙烏地國王法德、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約旦國王胡笙與巴解組織（PLO）領袖阿拉法特於二月十一日達成一項聯合行動架構協定：決定組成一個約旦與巴勒斯坦聯合代表團與以色列進行和平談判，並呼籲召開國際會議解決中東問題，會議應由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及其他包括巴解組織在內的各有關方面代表參加。

以色列贊同按照該協定組成一個約旦與巴勒斯坦聯合代表團與以色列直接談判；但反對巴解組織及蘇聯參與和談，因為它認為前者係恐怖主義者，後者則與以色列早已斷絕外交關係。美國的立場大致與以色列相符，雷根政府主張約旦與巴勒斯坦聯合代表團直接與以色列談判；但拒絕巴解組織參與談判，直至它承認以色列生存權利，並接受聯合國安理會二四二及三三八兩決議案。

美國巡迴特使墨斐現正在中東從事穿梭外交，試圖打破中東和平僵局，究竟能否獲致成功，殊難預測。筆者願就上述重大問題作一回顧性與前瞻性的分析，以就教於讀者。

## 二、兩伊戰爭情勢

自一九八〇年九月廿二日兩伊戰爭爆發以來，雙方不斷發動大規模的陸空戰爭，運用各種不同的戰略與戰術，付出了無數的生命與金錢，而換來的是一場「兩敗俱傷」的戰爭。

註②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 4-6, 1985.

這場戰爭純係由伊拉克所發動。最初，伊拉克復興黨政府片面撕毀了一九七五年阿爾及爾協定：伊拉克同意劃定沙特·阿拉伯 (Shatt al-Arab) 河道中心為兩國新水道邊界線，以交換伊朗中止援助伊拉克庫施族的叛亂。

在撕毀這項協定之後，伊拉克隨即調派大軍侵入伊朗邊境，而以雷霆萬鈞之勢，奪取了大約八千方哩<sup>③</sup>的伊朗土地，其中最主要地區為盛產石油的庫茲斯坦省部分。伊拉克總統胡賽因 (Saddam Hussein) 的主要目的是在策動庫省阿拉伯人的自治，並鼓勵伊朗反政府的叛亂分子，乘機推翻何梅尼革命政權，以達其控制波斯灣地區的野心；但胡賽因的目的終未達成。

伊朗軍隊於一九八一年六月開始反攻，不數月相繼收復了被困圍已久的中東最大的阿巴丹煉油廠；且於一九八二年三月，伊朗陸軍在一次最猛烈的攻勢下，奪回了伊朗的全部失土；一九八四年二月，伊朗二十五萬大軍攻進伊拉克南部巴士拉 (伊拉克第二大城) 以北的沼澤地帶，反而佔據了大約四十方哩<sup>④</sup>的伊拉克領土。從此，伊拉克軍隊被迫撤回本土，開始改採防守策略。

伊拉克利用其制空權優勢，於一九八四年二月向波斯灣展開空中攻勢，其主要目標是轟炸伊朗附近海面的油輪，以便封鎖伊朗的石油輸出終點——哈格島 (Kharg Island)。該島乃為伊朗經濟命脈，其石油輸出量佔伊朗總輸出的百分之八十五，國家總歲入的百分之八十，外匯總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五<sup>⑤</sup>。

一九八五年三月，雙方進入了以飛機及長程飛彈為主的「城市戰」新階段，在這次城市戰爭中，伊拉克採取主動攻勢，出動了大批機羣連續轟炸伊朗各大城市 (包括首都德黑蘭在內)，平民死傷慘重。伊朗也不甘示弱，使用了俄製 Scud 型地對地飛彈，對準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及產油中心的巴士拉等各大城市加以射擊，同樣地造成重大損失。於是，伊拉克總統胡賽因於一九八五年六月單方面宣布停止這場城市戰爭。

交戰國雙方復於一九八五年八月採行了新的戰略：伊拉克再度恢復對伊朗哈格島的轟炸；同時伊朗也採取了報復行動，特別以海軍攔阻穿過荷姆茲海峽 (Strait Hormuz) 駛往海灣內阿拉伯港口的船隻，並對伊拉克發動有限度的邊界戰爭。

自八月中旬起，伊拉克空軍一直不斷的大肆轟炸哈格島，到目前為止，其轟炸次數已超過五十次，現仍在持續昇高中。這項轟炸的結果，已使伊朗石油輸出量銳減，德黑蘭承認伊朗石油輸出量，已從原來的每日一百五十萬桶降為八十萬桶，幾乎減少了半數<sup>⑥</sup>，無疑對伊朗經濟構成了嚴重的危機。相反地，伊拉克石油輸出量在逐漸增加之中。

註③ Aly Muhammed, "Gulf war enters 6th year, no peace in sight", *China Post*, Sept. 19, 1985.

註④ *Ibid.*

註⑤ *The Economist*, Nov. 2, 1985.

註⑥ *Ibid.*, Sept. 14, 1985.

在另一方面，伊朗海軍在九、十月間的二十五天期間，在波斯灣就攔截了三百多艘<sup>⑦</sup>外國船隻，並檢查是否有運往伊拉克的武器。伊朗海軍於十月六日開始在荷姆茲海及阿曼海之間舉行演習，直至九日結束。這次演習旨在顯示，如果伊朗的石油輸出被伊拉克空襲所阻，伊朗就可能封鎖該海峽。當時伊朗副外長貝沙拉蒂對記者表示，伊朗海軍在荷姆茲海峽的目的，是在顯示伊朗不僅有力量控制，而且有力量封鎖此一戰略要衝。

一些專家認為伊拉克不斷轟炸哈格島的石油港設施，可能會引起伊朗的報復，而對荷姆茲海峽予以封鎖。究竟伊朗是否有能力封鎖此一海峽？

塞普路斯發行的《中東經濟調查》刊物（一九八五、九、卅）警告說，歷時五年的兩伊戰爭的最新階段，對世界的石油供應造成了相當的威脅。倘若哈格島因為伊拉克的轟炸而被關閉，伊朗將試圖以阻礙其他海灣阿拉伯國家的石油輸出作為報復，是不可避免的。

惟據其他海灣的石油及海運專家分析，他們不相信伊朗有能力履行其封鎖荷姆茲海峽的威脅，因為這個石油輸出要衝的寬度為二十四哩，非有限的伊朗海軍所能封鎖；加以輸往全球的非共產油國的原油，約有百分之二十是經由該海峽出口的。但這些專家同意，伊朗似有能力阻擾這條海峽的航運；或者對支持伊拉克的阿拉伯國家的石油設施展開爆破行動。

華盛頓對波斯灣地區的安全問題，異常重視，而且認為美國在此地區的利益，不容任何國家所破壞。雷根總統曾一再表示，美國希望早日結束波斯灣戰爭，並有決心保持波斯灣石油航運的暢通無阻。

波斯灣阿拉伯六國——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卡達、巴林、阿曼，鑒於一九八四年五、六月之間伊朗空軍連續在巴林海面命中兩艘大型科威特油輪，擊毀了一艘沙烏地阿拉伯超級油輪，故在同年十一月召開的六國高峯會議中決定<sup>⑧</sup>，同意組成兩旅機動性的快速部隊，一支聯合海軍，並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強大空軍下，組成堅強的區域性防空系統，以確保海灣西岸及航道的安全。

在過去五年的兩伊戰爭中，無論在精神與物質方面，雙方所付出的代價是不可估計的。在精神方面，根據阿拉伯軍事及外交的消息來源<sup>⑨</sup>，交戰國雙方所發表的戰事公報稱，伊朗的死亡人數將近七十五萬，伊拉克也將近三十五萬人。西方外交家估計伊朗死亡人數四十萬，伊拉克則為二十萬人。

註⑦ Nicosia, Cyprus, Oct. 10, 1985(AP).

註⑧ *Ibid.*, Note①, Nov. 11, 1984.

註⑨ *Ibid.*

在物質方面，據一位伊朗官員透露<sup>⑩</sup>，伊朗在五年戰爭中，全國所遭受的直接與間接的損失已逾二千億美元。又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官方報紙報導<sup>⑪</sup>，伊朗全國各城市鄉鎮中，共有十一萬八千八百三十四所房屋毀於砲火之中。伊朗政府截至一九八五年十月止，所付出的房屋重建費用已達三十億美元。

至於伊拉克所遭受的損失也極為慘重，但遠不及伊朗的損失。據一項非正式的數字<sup>⑫</sup>，伊拉克在過去五年戰爭中，估計從外匯存底中汲取三百七十億美元，所欠外債估計二百億美元。此外，阿拉伯產油國贈與及借款總數約五百億美元，作為一切戰時經費之用。

國際間對兩伊戰爭同表關切，深恐影響波斯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因而阿拉伯國家，伊斯蘭世界及聯合國均曾出面調停，希望能早日結束此一長期戰爭。惟由於伊朗堅持其和平的先決條件：要求伊拉克賠償巨大戰爭損失；推翻伊拉克胡賽因社會復興黨政權，另建伊拉克伊斯蘭共和國。此一條件自難為伊拉克所接受，以致各方調停工作遭受挫敗。

伊朗之所以堅持不與伊拉克媾和，其主要原因，是由於兩國政治意識形態的互異。前者是屬於伊斯蘭基本主義者（Islamic Fundamentalist），後者則傾向於社會主義路線；再加上何梅尼與胡賽因的私人之間，早已結成不解之怨，誠非任何人所能解決。論者認為，何梅尼一息尚存，兩伊戰爭難以解決；其繼承者亦然。

然而，尋求解決兩伊戰爭之法，唯有杜絕伊朗的武器來源，始能改變何梅尼的好戰主義，並可促成其接受兩伊戰爭的談判。自伊朗國王巴勒維被推翻之後，何梅尼政權就不斷以偷竊、走私或滲透手段向外購運武器，藉以對伊拉克從事長期戰爭。這項非法行為，已經倫敦《觀察家報》（*The Observer*）查明屬實，並將事實真相披露如下<sup>⑬</sup>：

● 將近五年以來，美國海軍便成為對伊朗盜運或走私武器的中心，這些武器包括：戰鬥機零件，電腦及飛彈等，都是從戰艦偷運到伊朗的。

● 英國是這些非法運往伊朗武器的巨大交換中心。

● 以色列是伊朗的最信賴的武器供應者，其交易價值一年約在五億美元與八億美元之間。

● 中共供應伊朗長程地對地俄製 Scud 飛彈，今年三月伊朗會使用此類飛彈攻擊巴格達，發揮了重大的威力。

● 美國軍事當局應澈底查明真相，如屬確實，應即採行有效對策，不容再有此類事件的發生，如此當有助於結束此一長期戰爭。

註⑩ *Ibid.*, Oct. 3, 1985.

註⑪ *Ibid.*

註⑫ Joyce R. Starr, "For Iraqis, Good Time May En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 28, 1985.

註⑬ *South China Post*, Oct. 10, 1985.

### 三、黎巴嫩情勢及飛彈危機

在過去一年中，黎巴嫩危機，日益增劇；而美國環球客機被劫持事件，一時曾引起國際間的震撼。最近由於貝卡山谷上空發生以敘空戰事件，而敘利亞軍隊又在貝卡山谷部署沙姆二式地對空飛彈，妨礙了以色列飛機對該山區高空的巡邏任務，頓使以敘緊張情勢再度升高。

黎巴嫩內戰原本為宗教戰爭——基督教與回教間的戰爭；惟自敘利亞取代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地位後，不但未能穩定黎巴嫩局勢，反而使原來的戰爭型態，轉變成回教間的自殺性戰爭。最為顯著的是，貝魯特的巴勒斯坦難民營及的黎波里之兩大流血事件，均有敘利亞直接或間接的介入。

今年五月廿日，什葉派（阿默爾）民兵在敘利亞支援下，突以猛烈砲火圍攻貝魯特兩個難民營——沙布拉及夏提拉，當即遭遇巴勒斯坦戰士的抵抗，經過四週的激戰，兩難民營終告失守，傷亡慘重，釀成了自一九八二年九月兩難民營遭基督教民兵大屠殺後的另一慘劇。

什葉派領袖柏瑞（Beri）曾公開表示，什葉派民兵攻擊難民營的目的，是在解除親阿拉法特的戰士武裝，以阻止他們重返黎南地區襲擊以色列邊境，而招致以色列軍隊對黎南邊區的報復行動。但實際上，什葉派此舉，係專為打擊其敵對的遜尼派，因為正統的遜尼派（Sunni）一向認為什葉派（Shi'i）是回教的異端教（heretic）。

什葉派的這項行動，當時激起了阿拉伯人的憤怒，甚至與阿拉法特為敵的巴解組織叛變分子，也參加了支援難民營抵抗什葉派攻擊的行列。更嚴重的，什葉派領袖柏瑞的盟友——德魯茲領袖詹布拉特（Jumblat），也因不滿難民營被襲事件，而在西貝魯特與什葉派民兵交綏，經過四天的激戰後，造成了六十八人喪生，三百人受傷<sup>②</sup>。

什葉派攻擊難民營事件，當時曾引起回教世界（包括伊朗與利比亞在內）的激怒。利比亞強人格達費且於六月間在一次演講中公開譴責什葉派（阿默爾）攻擊難民營行動，而在憤怒下，先後驅逐了一萬至二萬名敘利亞工人，顯示這兩個阿拉伯盟國關係降至低點<sup>③</sup>。敘利亞為了安撫世界輿論，乃於六月十八日達成大馬士革休戰協定：要求什葉派（阿默爾）民兵立即自難民營撤離，並釋放巴勒斯坦戰俘及遣返逃出的難民。

註② Ibid., Note①.

註③ Damascus, Oct. 12, 1985. (Reuter).

黎巴嫩第二大城——的黎波里九月十五日發生砲戰，其猛烈程度為歷年來黎巴嫩內戰所僅有。這次戰役經過廿天後，在伊朗出面調停下，卒於十月五日宣告結束。這次戰禍是由當地阿拉威回教徒（Alawite Moslems）所發動，且以敘利亞軍隊所訓練與裝備的「阿拉伯民主黨」為旗號，而與當地另一教派——回教基本主義團結運動（Tawheed）作戰。前者為什葉派的支系，後者屬於正統的遜尼派；但由於阿拉威武力不足與遜尼派相埒，敘利亞軍隊乃增派其兩代理者——敘利亞社會民族主義黨及黎巴嫩共產黨的武力參戰。因此，遜尼派回教基本主義者領袖沙班（Sheikh Shaaban）稱之為異端者及無神論者（heretics and theists）。

伊朗對的黎波里戰役深表關注，在戰鬪進行中，何梅尼曾與阿塞德（敘總統）在長途電話中，研究的黎波里的停火措施。十月一日何梅尼繼承人——Hussein Ali Montazeri表示，他支持回教基本主義團結運動（Tawheed）；同時何梅尼也強調說：「我們不會接受的黎波里現狀的任何改變」<sup>⑤</sup>。

在這次的黎波里戰役中，敘利亞不但將失去兩個盟友——伊朗與利比亞，同時也將損及蘇聯的友誼。

更不幸的，今年六月間，貝魯特發生一架美國環球客機被劫持事件。這架客機自雅典起飛途中降落貝魯特國際機場，機上乘客一百三十五名，除四十名（一名遇害）美國人被扣留作為人質外，其餘均被釋放。當經什葉派（阿默爾）領袖以黎巴嫩司法部長資格出面與劫機暴徒交涉，卒於六月卅日使卅九名美國人質全部獲救，隨即搭乘國際紅十字會車經由大馬士革取道西德返回美國，結束了此一轟動全球的劫機事件。

在交涉過程中，劫機暴徒所提出的最主要條件是：以色列必須釋放在其境內拘押的七百多名黎巴嫩阿拉伯人，作為釋放美國人質的交換條件。當經美國與以色列交涉，立即獲得以色列的肯定答覆，所有美國人質始獲釋放。而以色列也將拘押的黎巴嫩阿拉伯人分批全部釋放。

這位律師出身的柏瑞，竟能在極度緊張氣氛中救出美國人質，殊屬不易，故博得美國輿論界的好評。他又於一九八四年從極端的恐怖分子手中救出兩名美國人及法國人，當時也獲得西方輿論的讚許<sup>⑥</sup>。

目前仍有四名美國人質被扣留在黎巴嫩境內，他們曾於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八日聯名致函雷根總統要求美國設法與什葉派回教徒綁架者談判，以便早日獲致自由；但雷根政府一向堅持不與恐怖主義者談判的立場，美國如能採取營救環球人質同樣方法，而透過什葉派領袖柏瑞予以營救，或不無成功希望。

註⑤ The Economist, Oct. 5, 1985, p. 25.

註⑥ Time, July 1, 1985.

最近，由於以色列機羣在貝卡山谷上空擊落兩架敘利亞米格二十三型戰鬥機，敘利亞立即採取必要的防空行動，並在黎巴嫩邊境再度部署俄製各型飛彈——薩姆二型、五型及六型飛彈，因而以敘之間的緊張情勢又見昇高。一般就憂黎巴嫩境內或將再度呈現「飛彈危機」。

美國呼籲以敘抑制而避免重啓戰端，並要求敘利亞將最近部署的防空飛彈移去；但敘利亞已拒絕美國的要求，並揚言要報復以色列的任何挑釁行爲。

以色列透過外交部長謝米爾的聲明表示，以色列認爲敘利亞部署飛彈對中東地區的現狀是個危險的信號；如果敘利亞採取進一步行動，以色列將被迫有所反應。

以色列希伯來大學中東研究所所長毛茲表示<sup>⑧</sup>，以色列十一月十九日曾以鷹式F-15戰鬥機擊落兩架敘利亞米格二十三型戰鬥機，因而引起了目前的緊張情勢。他認爲，敘利亞部署地對空飛彈，其主要目的是在表示敘利亞不容以色列的侵犯，並阻止以色列在黎巴嫩上空，尤其是貝卡山谷上空進行偵察飛行，因爲敘利亞認爲貝卡山谷是它們的「前院」。最後，他分析說，目前事態如何發展仍取決於以色列，因爲以色列必須決定是否要在敘利亞飛彈射程可及的範圍內持續其偵察飛行的任務；目前敘利亞正試圖取得對以色列的戰略軍事均勢，在達到此目標前，敘利亞不會輕啓戰端，因此，現在還不是爆發戰爭的時機。

嚴格來說，以敘上述行動，依照國際法，足以構成侵略行爲。除非雙方抑制，互作讓步，以方偵察機中止飛越貝卡山谷上空，敘方則自動移出新部署的飛彈；否則，非但目前緊張情勢不能緩和，而且飛彈危機的重演也是不可避免的。

從當前黎巴嫩的情勢而言，全國仍處於各自爲政的分裂狀態。北部大城之的黎波里，自九、十月之間的戰役結束後，各教派原持有的重武器，已全部交由黎巴嫩軍隊使用，地方秩序則由警察負責維持，現正在逐漸恢復平靜中；但遜尼派回教仍在該城扮演政治的重要角色。南部第三大城的錫登(Sidon)，自以色列軍隊撤退之後，起初，地方秩序一時甚爲混亂，槍聲不絕於耳；但現已恢復平靜，堪稱全國治安情況良好的地區。黎南地區仍屬什葉派回教的勢力範圍；但黎南邊界一帶，仍在以色列控制之下，其扶持的所謂「黎巴嫩部隊」，不時與什葉派武力發生衝突，而以色列軍隊也時常越界進入黎南境內，任意搜捕村莊居民，造成了極度不安狀態。

至於首都情勢，一直陷於無政府狀態。貝魯特依然分割爲二，東區仍歸基督教據有，且爲中央政府所在地；西區原屬遜尼派回教勢力範圍，現已完全改變，分別由什葉派回教及德普茲民兵所控制。

敘利亞爲停止黎巴嫩內戰，恢復和平，今年曾先後多次邀請黎巴嫩各敵對派領袖會談，並舉行兩次黎敘高峯會議，因而大馬



士革成了黎巴嫩的政治中心。

十月廿七日的大馬士革會議，是一項關鍵性的會議。出席者包括：馬龍派基督教民兵領袖侯北卡（Hobeika）、德魯茲領袖詹布來特（Jumblat）及什葉派回教徒領袖柏瑞（Berr），會議是由敘利亞副總統哈達姆（Khaddam）主持，會議的結果達成一項和平協議，其要點為<sup>⑧</sup>：

- 阿拉伯人對以色列所採取的立場。
- 結束基督教在國會中不成比例席位的黎巴嫩宗派政治制度。
- 規定完成黎巴嫩新憲法的過渡時期。
- 採取具體行動結束十年來的黎巴嫩內戰。

該項協議，敘利亞原定於會議後簽字成爲正式和約；但由於兩位前馬龍派基督教總統——夏蒙（Chamoun）及佛朗吉葉（Franjeh）立即公開表示反對，並認爲與會者侯北卡不能也無權代表黎巴嫩基督教團體在會議中決定政治改革問題，於是，侯北卡被迫拒絕簽字，致使該項協議遭受挫折。無疑地，這對敘利亞構成了莫大的打擊。

在和談過程中，敘利亞在政策上最大的錯誤是：當時只邀集馬龍派基督教、什葉派及德魯茲民兵或少數政治領袖與會，但未邀請馬龍派基督教元老政治家——夏蒙、佛朗吉葉及席魯三位前黎巴嫩總統，甚至現任遜尼派總理卡拉米也被排除會議之外；再則馬龍派基督教內部錯綜複雜，自從馬龍派長槍黨（Phalange Party）領袖老賈梅耶（現任黎國總統賈梅耶之父）去世後，馬龍派基督教已呈現羣龍無首狀態，而現在的長槍黨民兵領袖侯北卡，只代表長槍黨部分武力的意見，而絕不能代表馬龍派的政治主張；更重要的，侯北卡在黎巴嫩回教中是最不受人歡迎的人物，因爲他被認爲是一九八二年貝魯特巴勒斯坦難民營大屠殺事件的元兇（當時侯北卡是長槍黨民兵首領），而敘利亞竟然邀請這類危險人物與會，自然會導致和議的失敗。

敘利亞爲加強在黎巴嫩的控制力量，今後可能採取兩項重要步驟：一是重新召開黎巴嫩全國協商會議，以期徹底改革政治，進而實現黎巴嫩的真正和平；一是使用武力迫使各敵對派的民兵就範，自動放棄武器，以結束十年來的血腥戰爭。

#### 四、中東和平前途

以色列自黎巴嫩撤軍、埃及與約旦恢復邦交、約旦與巴解組織達成協定及以色列所提和平計畫，這一系列的行動，已給中東

註⑧ Ibid., Note②, Oct. 28, 1985.

和平帶來了新動力、新希望。雷根政府尤能把握此一良機，立即推展中東和平，並恢復一九七四年季辛吉時代的所謂「穿梭外交」，以期打破中東和平談判之僵局。

約旦國王胡笙與巴解組織主席阿拉法特，在埃及直接參與下，曾於二月十一日在安曼達成一項「聯合行動架構」協定。這項協定是具有「突破性」的新發展，也是為中東和平過程樹立了新里程碑。

這項協定的內容要點包括：(1)組成一個包括巴解組織在內的約旦——巴勒斯坦聯合代表團進行和平談判；(2)堅持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合法的自決權利；(3)要求召開國際會議解決中東問題，並由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及衝突的各方面代表參加；(4)兩方同意巴勒斯坦與約旦最後組成一個類似聯邦體制。

約旦實行上項協定的步驟有四<sup>②</sup>：(1)約旦代表團先與美國代表團舉行會談；(2)巴解組織給予以色列的「明顯承認」；(3)約旦——巴勒斯坦代表團及美國參與者，在國際會議架構中舉行談判；(4)約旦——巴勒斯坦代表團與以色列直接談判，作最後的和平解決。

有關各方面對上項協定的反應不一。以色列總理裴瑞斯認為，在安曼、約旦——巴解組織所達成的新和平架構協定，是阿拉伯世界對和平「向前邁進了一步」。

雷根總統對這項協定表示讚揚與樂觀，而且認為這是邁向中東和平的「非常建設性的一步」。

敘利亞則猛烈攻擊胡笙與阿拉法特的聯合行動，而且譴責兩人陰謀串通美國「出賣」巴勒斯坦人民。

正值中東醞釀和平之際，詎料發生驚人事件，繼三名以色列人在塞普路斯渡假中遇害之後，以色列機羣突於十月一日越過二千四百公里上空大肆轟炸突尼斯的巴解組織總部，造成了約七十人喪生，一百人受傷的慘劇<sup>③</sup>。

以色列此舉構成了侵略突尼斯的行爲；但却獲得雷根總統的支持，他認為，以色列此舉純係報復恐怖主義者；然而，西歐及阿拉伯各國政府均紛紛表示震怒與譴責。在此強烈的反應聲中，而以色列又揚言約旦可能是下一個目標之後，美國始放棄公開支持以色列空襲巴解組織總部的立場。

聯合國安理會遂於十月五日召開緊急會議，通過一項折衷方案：「強烈」譴責以色列轟炸巴解組織在突尼斯的總部為侵略行動。在美國棄權下，安理會以十四票對零票通過議案，並且支持突尼斯西亞所提出的「因人員傷亡及財物損失，而有適當索賠的權利」要求。

<sup>②</sup> The Japan Times, Nov. 7, 1985.

<sup>③</sup> China News, Oct. 2, 1985.

跟著，十月八日又發生一艘意大利「阿奇列勞」(Achille Lauro)號郵輪被劫持事件。當這艘郵輪駛抵埃及港口時，立遭埃及安全當局扣留，除將四百餘名乘客全部救出外，立將投降的劫輪四名巴游暴徒及另名巴解分子以飛機送往他國。據傳，這架埃及飛機的目的地是突尼西亞，旨在將劫船暴徒交由巴解組織總部處罰。不意這架飛機中途被美國戰機攔截，被迫降至西西里島，劫船暴徒並被解往羅馬收押法辦。意大利政府除將四名巴游恐怖分子依法嚴懲外，另名涉嫌的巴解首腦阿拔斯(Abbas)則被釋放轉往南斯拉夫。阿拔斯係巴解組織執行委員會委員，被以色列及美國認為是劫持郵輪的策動者，也是殺害郵輪人質中美裔猶太人的兇手。

這兩件劫輪攔機案連續發生後，隨即引起了國際的軒然大波。意大利的內閣總辭，埃及的反美高潮，都直接影響意、埃、美三國之間的密切關係，甚至南斯拉夫也對美國極為不滿。幸經雷根總統指派副國務卿懷德及時趕往意埃兩國解釋相互間的誤會，於是，三國的緊急情勢始告平息。這一系列的事件，顯然給中東和平蒙上了一層陰影。

這次郵輪事件影響最大的是巴解組織參與未來和談問題。英國政府為推動中東和平，並使巴解組織獲機參與和談，故定於十月十四日召開倫敦會議<sup>②</sup>，屆時邀請約旦代表及兩名巴解組織執行委員會委員——米希姆及侯瑞主教(Mohammed Mihin and Bishop Eliya Khoury)與會；但這兩名代表拒絕英國提出的條件：要求巴解組織同意放棄恐怖主義，並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因而英國不得不取消這項會議。

胡笙與阿拉法特再度於十月廿八日在安曼集會。在這次含有攤牌性的會談中<sup>③</sup>，胡笙曾當面斥責阿拉法特，因為他主使巴解組織兩名代表拒絕接受英國的條件，以致影響中東和平過程。他又警告說，倘若阿拉法特對和平態度躊躇不前，總有一天「巴勒斯坦人將會選擇他們自己的新領袖」。

以色列遂乘機而入，提出了一項新和平計畫<sup>④</sup>。這項計畫的要點是：由以色列——約旦享有一九六七年被以國佔領的約旦河西岸的「共有權(Condominium)」，並擬議一項以三年為過渡時期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自治政府；但自一九六七年起在西岸建立的猶太屯墾區仍予保留。更重要的，以色列與約旦軍隊共同擔任巡邏約旦河谷任務，以防止巴游的襲擊行動。倘此項計畫歸於失敗，以色列將接受國際會議進行解決中東問題；但巴解組織仍將被排除於和議之外。

以色列新計畫的主要目的，是在阻止巴解組織參與和談，而且這與約旦——巴勒斯坦架構協定大相逕庭，自不能為約旦所接

註②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15, 1985.

註③ *Ibid.*, Note⑤.

註④ *Ibid.*

受。

在安曼會談失敗之後，阿拉法特再與穆巴拉克舉行會談，並於十一月七日發表一項「開羅宣言」。阿拉法特在這項宣言中鄭重聲明巴解組織反對以恐怖主義肆虐於世界任何地區，但是對於巴勒斯坦人在「被佔領土地」之內採取軍事行動的權利則予保留。雖然阿拉法特聲明放棄恐怖主義，但仍未接受埃及的另一項要求：巴解組織必須接受承認聯合國安理會二四二及三三八號兩決議案，其中有一條規定就是承認以色列生存權。

現在美國已同意召開會議進行中東和談，但仍堅持「美國一九七五年向以色列保證不與巴解組織直接接觸，直至其承認以色列生存權」的立場。

埃及與約旦一直在迫使巴解組織接受聯合國安理會有關以色列生存權的決議案；但阿拉法特一直不願承認該決議案，因為它將巴勒斯坦人視為難民，而非國家公民，同時也未要求成立一個巴勒斯坦國。

最近，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在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電視訪問中說，巴解組織領袖阿拉法特不承認聯合國安理會兩項有關以色列生存權的決議案，將成爲「愚笨的大輸家」，因爲時不我予，只有兩個月的時期，讓巴解組織考慮是否願意接受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案；倘若屆時不作出決定，胡笙爲了突破和談僵局，只好另覓其他途徑。

然而，基於二月十一日安曼協定，非經巴勒斯坦人認可，胡笙國王不能單獨參與任何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會議。倘若巴解組織始終不肯接受安理會決議案，則胡笙唯有採行下列任何一種的解決途徑：

第一、要求住在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的一百二十萬巴勒斯坦人民舉行公民投票複決，聽從他們的兩種選擇：是否願意授權約旦代表巴勒斯坦人參與和談；抑或由巴勒斯坦人與約旦合組一個代表團與會，以決定巴勒斯坦人民的前途。

第二、要求召開阿拉伯高峯會議，俾便修正一九七四年摩洛哥拉巴特會議所一致通過的決議案：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是唯一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若是，則約旦可在西岸、加薩走廊，乃至約旦本土或其他各地的巴勒斯坦人中，挑選適當的巴勒斯坦代表參加未來的中東和平談判。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五日脫稿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特約研究員）